

我们已在陌生的世界。

冬日的黄昏，我会寂寞。事过境迁——你，还好吗？

那时春天即将过去，我们十七八岁，

正值青黄不接。

青春 不解风情

曾尹郁
著



青春 *Smell of teen spirit* 不解风情

曾尹郁 著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不解风情/曾尹郁著.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4.9

ISBN 7-5391-2756-2

I. 青... II. 曾...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96738号

青春不解风情

责任编辑 邓 滨

特约编辑 王 琦 阴牧云

装帧设计 汤 靖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邮编: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年1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3次印刷

开 本 787 × 1240mm 1/32开本

印 张 7.75

字 数 146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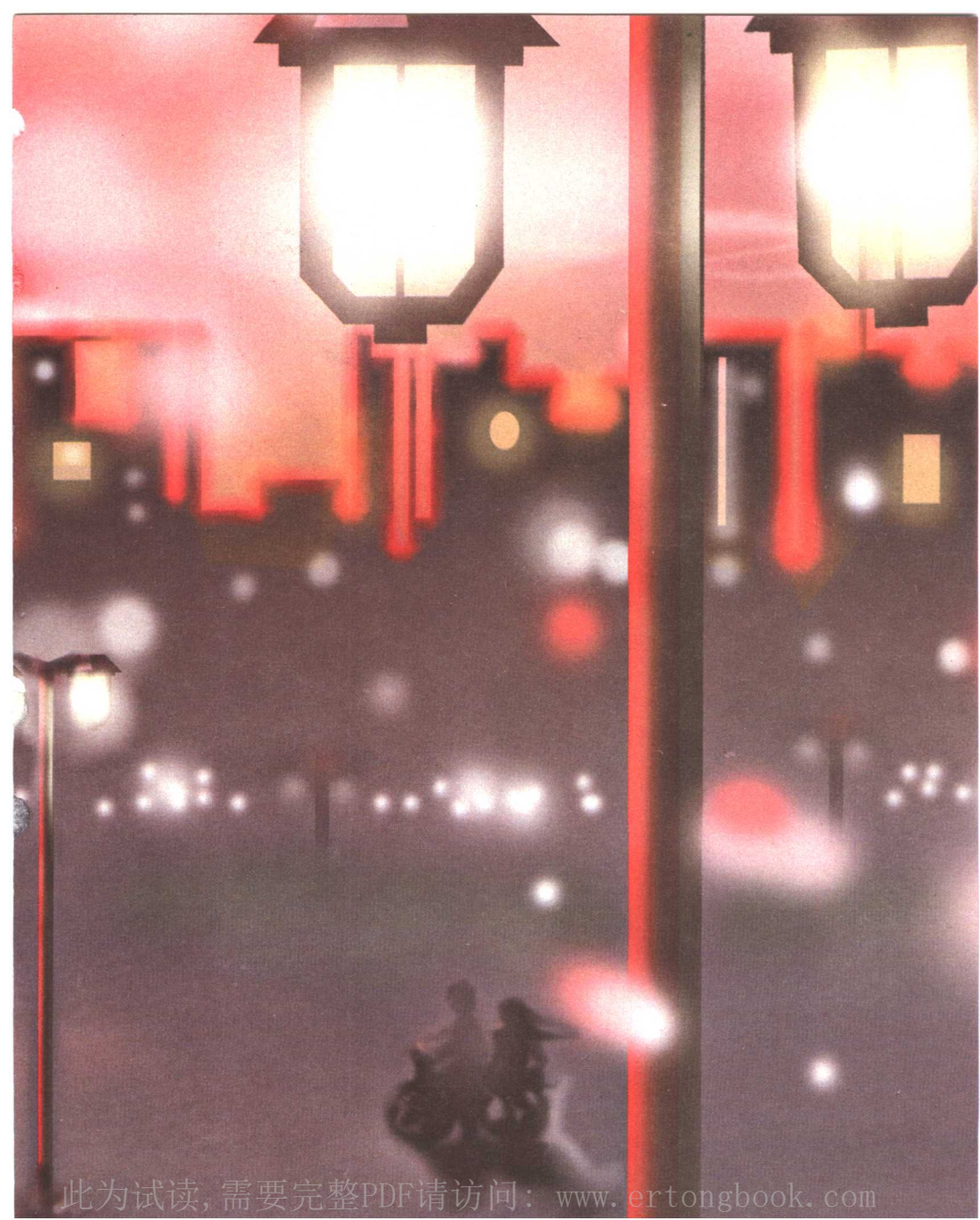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7-5391-2756-2/I. 672

定 价 17.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
▽
等候变成一种习惯，在你时常路过的街。
骗自己那是无意间闯入的巧合，而巧合却变成自己的习惯。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我想你了。

想起我们一起见到的那场雪，想念你冻红的脸庞。

想念你的自行车，想念你身上香香的味道。

在同样的时刻，你也会记得有那么一个我吗？



>> 有人爱得如此深刻，
记忆被时间的刻刀凿刻成抹不掉的版画。
画中的你甜甜地笑着，
面容纯真，眼神生动。

自序

我写东西很随意，但却诚恳，有时几乎是虔诚到弱智。不为别的，只因本身属猪，习性简单，背景单一。

本想为自己炒作一下。比如说作品首印十三亿册，中华儿女人手一册，又被联合国科教文卫组织相中，准备译成全球各种文字包括土著语出版发行，还要刻在某颗人造卫星上作为人类与外星人交流的代表物。但一想这种时髦而又蹩脚的笑话还是少说，别坏了我的文字，毁了我的帅气。

这本小说写的是爱情，中学时代的爱情，这个时代下孩子们的爱情。基于这一点，我觉得更不应有任何虚假的运作，否则，这文字将失去灵魂，变得庸俗，令人生厌。

我是为所谓的“早恋”正名。

我是个粗人，只发梦要成为劫富济贫神出鬼没的盗贼，从没幻想成为浪漫的王子。粗人不用小杯喝酒，更不会为自己擦脂涂粉。我老实地将爱情放在阳光下，让我们一起去怀念，去思考，去讨论，然后各自得出结论，这就是我的希望。我说出我自己的观点，你可以不同意我，但我还是要说。

起初,我还是准备以矜持的方式将校园爱情写得一贯朦胧,以至于连“爱”这个字在高考之前都不准备出现,但就在我因防踩地雷似的小心而感到便秘般痛苦时,室友失恋了。那晚消灭两箱啤酒,一打二锅头。寝室四人喝得经脉大乱,真气逆流,把寝室吐成沼泽,抱着床脚喊抗洪。数日清醒后我感慨颇深,如果我们的爱情不是真的,为何会因失去而这样痛苦。如果是真的,那又有何惧哉?

你可以把猪放在猪圈里养,但你一定不能用绳子拴住它。

写作是这样,教育是这样,爱情是这样,世间万种事情都是这样,这是猪的伟大哲学。

年轻的爱本来就是纯洁的云彩,善良得没有一点物化的杂质。记录年轻的爱是件很高兴也很残酷的事情,我们看见年轻的爱在不断地变幻与成长,如愈加绚丽的晚霞,在展示她无尽的美好后最终步向枯萎的终点。

文字的美好就是能将时间定格,留下或美好或残酷的,在演进与轮回中用锋利的刀子取得生命的一段,再用随心所欲的修饰,化为自己的怀恋或虚假的安慰。

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极端的乐观,所以我宁愿记录下这些

纯粹却脆弱的爱情，用祖先淳朴又迷信的方式去热爱她，崇拜她，祝福她。我不要再有悲剧的结尾，现实中已经有足够多的悲剧，不如来些喜剧，也好给人多点希望。

这本小说大部分是在大学的课堂上完成的，我用笔和纸在老师眼皮底下上甲课做乙事，很容易就找到了中学时的兴奋感觉，自然写得顺利。但也被室友骂为藐视法律。

我的第一本小说《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少年》被朋友们称为半青春期教育手册半校园言情的回忆录。《穿》给我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很多的读者。他们在帖子上给我留言，说鼓励的话语，提出善意的批评，告诉我他们因为我的文字而更加热爱生活，热爱身边的人，学习也进步了，还要和我以前的成绩比一下，赌注是一包软白沙。我看这些帖子的时候总是会感到非常快乐。也是他们，在我因遇上一些肮脏的事情而几乎放弃写作的时候，他们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动力。

他们是我最大的财富。

我们都因对方的特质和关心而进步，所以，也允许我真心地对他们说声谢谢。

对于小说的真实度和深浅度，我不好说。百年人生一场梦，万里江山一局棋。何必去寻真假，探根底。有了灵魂的触动，那就已足够。

所以千万别因这书而觉得我是个花心的人，特别是年轻又漂亮的女生们。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善良的人。

愿你们幸福，平安。



曾尹郁

2004年8月于湖南常德

多

年以后，我们在某个地方相遇。

在纯醇的阳光下，你是否会想起年轻时飞扬的故事。

多么希望，在我们经过岁月刀削的脸上仍能荡漾起纯真的笑容。

就像当时的甜美。

那急速变化的年代，晶莹剔透的时光。

那时春天即将过去，夏天尚未到来。

田地里的禾苗挺着胸茁壮成长，不知会结出何种的果实，却有着万般可能，无数希望。

一如我们的爱情。

一如我们自己。

I





耗子是很小的时候就和我在一起玩的哥们，小学时我和他是一对一的学习竞争对手。那时老师总喜欢用竞争的方式激起小孩子的学习热情，谁考试分数高就给谁的名字后面贴一面小红旗。在我们天真无邪的眼睛里，红旗是被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很珍贵。所以，红旗最多的人就最强悍。后来老师觉得天天剪小红旗太辛苦，大拇指都肿得像大脚趾了，还要花钱买红纸，于是就改用红色水彩笔画。可惜老师小时候没上过图画课，红旗画得都跟三角裤似的。

耗子就是班上得“三角裤”最多的人，我是第二。这的确让我很惭愧很没面子，要是我比他帅那还好说，至少心理可以平衡一点。但是根据我们年级的女生评出的“小龙队”（那时很流行“小虎队”，校门口全是卖“小虎队”贴纸的小贩，大街小巷都在播“小虎队”边用哑语打手势边唱的“对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爱你……”）所以我们的女同学们就评出了我们学校的“小龙队”，耗子就是“霹雳龙”，而“乖乖龙”和“小帅龙”也没轮到，我就连把耗子干掉的念头都有了。可惜那时我又不肯打他，因为他妈妈就是我们的数学老师。耗子妈妈和我妈妈经常在一起打一种叫“跑符子”的纸牌。我妈妈很会赌博，经常赢耗子妈妈的钱，耗子妈妈输了钱回家就会很不爽地叫他背诵《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所以我最多只能希望我妈妈多赢点钱曲线报仇。

我对耗子态度的转变是出现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那时我们四年级，身体里有用不完的能量，对什么都觉得牙痒痒的恨不得咬上一口。那天是星期天，我们学校组织看电影，电影名字我已经记不清了。电影散场后我们都很激动，歪戴着红领巾，像刚打了激素一样。一个小子提议说去一个鬼屋看看，我们问什么鬼屋，小子说那个鬼屋在电影院后面大院子里。他家就住在那个院子里，他半夜撒尿的时候曾经看见一个脖子很长头很小的驼背人，在那间房子前迈着细长干枯的双腿走来走去。他说那人的脖子和腿都太细长，就是骨头外面包了层皮，背又实在太驼，似乎蹲下就成了个大圆球。还穿一身很宽大的毛衣，午夜寒风中，衣角微微扬起，喉咙里发出低沉而浑浊的声音——现在想起来那小子不当作家实在是太可惜了。

然后，一个叫丁一的家伙把清鼻涕一抹，往油亮的灯心绒外套上一揩，说：“同志们，我们出发！”丁一是我们班打架最厉害的男生，据说他还有内功，就像天蚕神功一样。我们都敬他几分，还经常向他学习怎么修炼内功，希望得到他的指点。

见他开口于是我们纷纷响应。但是先要有武器，我身上别着一把弹弓，那是我爸爸亲手给我削的，还被我妈狠狠地骂了一顿，说万一打到眼睛怎么办。我妈也太把我当白痴了，谁会朝自己脸



上拉弓？！于是我做了冲锋队员。

我们来到鬼屋前，门前有一间用木板盖的小房间，小房间上只有一个小洞，里面什么都看不清。我们透过窗户朝鬼屋里看，屋子里面很昏暗，阳光没力气似的照在一张窄窄小小的钢丝床上。

我们感到这屋子阴气很重，寒冷极了。还没看清楚什么，突然，一个身影从房里闪了出来——脸是绿的，就像青蛙的皮肤，贴着玻璃窗，两只眼睛看着我们，血红血红！

我们吓得一下子全从窗沿上摔了下来，疼不疼的也不知道。里面传出来很暴躁很响亮的声音：“干什么！站住！”然后是急促的脚步声。

我那时边撤退边拿出弹弓，从兜里掏出石子，拉开弓，瞄准那扇门。门开了，“鬼”追了出来。我一弹弓准确地打在“它”肥大的鼻子上，“鬼”哀号了一声，放弃了追赶我们的念头，而是大骂着打开了门前那个小房间的门。

丁一他们见我打中了绿脸妖怪，都不跑了，很雀跃地欢呼：“噢！鬼怕疼喽！”

小木门一开，一只像鸡爪一样的脚伸了出来，然后是肥大的身体，秃秃的鸟头，细长的脖子。原来那小子说的午夜怪物就是这玩意儿！这是一只鸵鸟啊！

鸵鸟好像很听绿脸妖怪的话，它张开翅膀就朝我奔来，嘴张

得老大，喉咙血红。

我都快吓死了。当时我离那玩意儿最近，看见它比我爸爸还高，一下子连跑的劲儿都没了，双腿一软一屁股墩坐在地上。我什么都不知道了，只是害怕——它就快要咬到我啦！

身后的那帮家伙显然只认识平日菜场里可爱的家禽，没有和这庞大的家伙打过交道，他们哭喊尖叫着跑开了——丁一跑得最快。

鸵鸟真的很可怕，它的脚趾甲很锋利，尖尖的秃嘴大张着，仿佛要被撕裂开来。突然，它发出一声尖厉干涩的叫声，就像汽车的橡胶轮子和柏油路面发出的激烈的摩擦声。

我抱着头，心里想它会先咬我哪里呢？

这时，耗子却拾起了我的弹弓和子弹，狠狠打在了鸵鸟的秃头上。

一发、两发……鸵鸟躲闪着，“嘎嘎”叫着，差点摔倒在我身上。耗子就像小兵张嘎，双眼喷出熊熊的怒火，弹无虚发。

鸵鸟害怕耗子，转身就逃。耗子踢了我一脚，大声喊：“快跑，快跑！”我爬起来和耗子一起撒腿就跑，我仿佛还听见鸵鸟在后面大声地骂，它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绿脸其实也不是什么妖怪，他是剧院的演员，演京剧的。

从此，我和耗子的关系就很好了。我常请他在校外吃一元三



角钱的肉丝木耳粉。我直到现在还是很怕鸵鸟，就算是在电视上看到都很怕。

耗子小时候真的很可爱，而且必须承认，以前我还以他学习的榜样，这是我的秘密，一直没跟他说起过。但是耗子在小学仿佛只是认真长肉去了，当我们因发现女孩子直来直去的身体慢慢变得弯弯曲曲而分泌唾液的时候，耗子还是不食人间烟火似的那么不喜欢和女生交往。他甚至还能在值日的那天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点名批评我们班上的班花，弄得班花号啕大哭，让我们众多男生都觉得他如此暴殄天物该遭天谴。

耗子那时最大的爱好就是回家玩“小霸王486”学习机，他也经常邀我一起玩，玩《魂斗罗》，玩《超级玛丽》……回家后我也不依不饶地要我妈给我买学习机。我妈妈问：“有什么用呢？”我说：“‘小霸王’学习机，三十天学打字！”我妈妈看到儿子这么勤奋好学，于是很高兴地给我买了一台。之后，我成天和我爸爸一起玩游戏，我妹妹那时话还不会说也凑在一旁瞎叫唤，我妈妈很是恼火，说要封机，而且要用正规的封条，谁拆封条就剁谁的手，除了她自己。

我想，这也就是我妈妈到现在为止一直很讨厌电脑之类科技产品的根本原因。她用一个月的工资为儿子满足梦想，但却成了跨世纪的遐想，这颇具历史意义的遐想最终在去年变成了

